

中國紅木家具



中國紅木家具

濮安國 著

浙江攝影出版社

作者简介

濮安国,汉族,1942年阴历七月初七出生于江苏无锡县。1964年毕业于南京艺术学院美术系。长期从事中国工艺美术研究和设计工作。高级工艺美术师,中国工艺美术学会高级会员,现任职于苏州教育学院艺术系。

一. 研究中国传统家具的论文主要有:

- 1.《论“明式”与“苏式”家具》 1980年10月江苏省工艺美术学会成立大会暨学术交流会上宣读,又于1981年7月中国工艺美术学会在江西庐山举办特种工艺学术交流讲座会上宣讲,并刊于《南艺学报》1982年第1期。
- 2.《姑苏园林家具初析》《家具》杂志1985年第4、5、6期,1986年第1、2、3期连载。
- 3.《我国民间家具艺术散论》 1986年11月在中国工艺美术学会民间工艺美术委员会第三届年会上发表。
- 4.《环境、功能、艺术——学习民间家具札记》 1990年10月在中国工艺美术学会民间工艺美术委员会第七届年会上发表,并刊于《艺苑》(《南艺学报》美术版)1993年第1期。
- 5.《“官帽椅”与“文椅”——明式家具研究》 1991年10月在中国工艺美术学会民间工艺美术委员会第八届年会上发表,并刊于福建《艺术·生活》杂志1992年第1期。
- 6.《明式家具二题议》 1991年11月在北京举行的明式家具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宣读,并刊于美国《Journal of Classical Chinese Furniture society》(中国古典家具学会季刊),1992年出版。
- 7.《明式家具鉴赏三四例》 1992年10月在苏州举办的明式家具第二次研讨会暨纪念杨耀诞辰90周年会上宣读。
- 8.《一件明式扶手椅》 台湾《汉声》杂志第51期,1993年3月发表。
- 9.《也谈苏式家具》 刊于《苏州杂志》1994年第6期。
- 10.《苏州网师园家具与陈设》 刊于《苏州园林》杂志1995年第3期。

二. 出版的著作有:

- 1.《中国历代鸟纹图案》 轻工业出版社,1985年12月出版。
- 2.《中国十二生肖图集》 万里书店有限公司·轻工业出版社,1987年8月出版。
- 3.《中国凤纹图集》 万里书店有限公司·轻工业出版社,1987年12月出版。
- 4.《龙图400例》 轻工业出版社,1988年6月出版。
- 5.《中国工艺美术大辞典》编写“漆器”、“家具”、“寓意纹样”类条目共1700多条,绘插图300余幅,江苏美术出版社1989年8月出版;台湾雄狮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1年8月出版(繁体字版本)。

目 录

中国古代家具概述

汉代以前的家具	1
一、席是古代最原始的家具	1
二、史前彩绘木家具的重要发现	1
三、典雅凝重的青铜家具	1
四、五彩缤纷的先秦漆木家具	4
五、适应“席坐”和“坐榻”生活的汉代家具	5
魏晋南北朝到宋元时期的家具	9
一、变革鼎新的魏晋南北朝家具	9
二、文化内涵深邃的隋唐家具	12
三、新颖的五代家具	15
四、适应“垂足而坐”的两宋家具	16
五、延续发展的元代家具	21
明代家具和清代家具	23
一、明代家具的历史条件	23
二、明墓出土的珍贵家具资料	25
三、明代的漆饰家具	27
四、明代优秀的硬木家具	29
五、明代的竹制家具	30
六、清代的早期家具	30
七、清代的宫廷家具	30
八、清代家具的兴盛和衰退	32
明式家具和清式家具	32
一、明式家具的概念和由来	32
二、明式家具的艺术风格	34
三、清式家具的概念和艺术特色	34

红木家具的产生、发展及类别

家具用材与家具文化	36
一、从漆饰家具到硬木家具	36
二、榿木家具对家具文化的开拓	36
三、优质硬木家具的文化精神	37
四、红木家具文化的时代性	38
红木家具的类别和品种	40
一、杌 凳	40
二、靠背椅	45
三、扶手椅	48
四、屏背椅	54
五、太师椅	56
六、长 椅	58
七、躺 椅	59
八、方 桌	59
九、棋 桌	63
十、半 桌	64
十一、写字台	64
十二、圆 桌	64
十三、半圆桌	65
十四、案	66
十五、琴 桌	69
十六、天然几	70
十七、条 桌	70
十八、供 桌	71
十九、茶 几	72

二十、花几	75
二十一、套几	78
二十二、榻几	79
二十三、榻	79
二十四、床	82
二十五、橱柜	84
二十六、屏风	88
二十七、其他	88

红木家具的艺术特色和文化内涵

红木家具的造型	90
一、清代早期的明式造型	90
二、变化多样的清式造型	91
三、太师椅的造型特点	91
四、圆桌类家具的造型特点	92
五、以琴桌为代表的案桌造型特点	94
红木家具的制造工艺	95
一、木材干燥工艺	95
二、家具制造的图样	95
三、精湛卓越的木工工艺	96
四、明莹光洁的揩漆工艺	100
红木家具的装饰	101
一、崇尚材美的装饰	101
二、精美的雕刻装饰	102
三、华丽的镶嵌装饰	104
四、多姿多彩的图案花纹	106
红木家具的地方风格	108
一、苏式家具	108
二、广式家具	109

三、京式家具	110
四、宁式家具	111
五、海式家具	112

红木家具的鉴赏和收藏

红木的品种和识别	114
一、酸枝(老红木)	114
二、花梨木	114
三、香红木(新红木)	115
四、红豆木(红木)	115
五、巴西红木	115
六、其他品种的红木	115
红木家具的年代鉴定	116
一、根据家具品种鉴别	116
二、根据制造工艺鉴别	118
三、根据产地特色鉴别	118
四、根据花纹图案鉴别	119
红木家具艺术品质的鉴赏	119
一、鉴赏的历史尺度	119
二、鉴赏的造型尺度	120
三、材美工巧的尺度	121
旧红木家具的市场和收藏	122
一、从文化部门的收购到民间市场的经营	122
二、由国家和单位收藏到民间收藏	123
三、红木家具的收藏价值	123
彩色图版	125
后记	202

中国古代家具概述

汉代以前的家具

一、席是古代最原始的家具

中国古代,人们“席地而坐”,最早、最原始的家具便是坐卧铺垫用的席。席的产生,约在神农氏时代^①。考古界发掘出土的最早实物有新石器时代的蒲席、竹席和篾席等,距今已有五千多年^②。以后,从夏、商、周一直到两汉时期,我们的古人在居室生活中始终没有离开过席,席便成了这一时期最主要的家具(图1、2)。

首先,古人将“席”与“筵”结合在一起,形成一套“重席”制度。一方面,用它来防潮湿,避寒冷,另一方面,根据不同的习俗和需要,在日常生活中以设席的方式来表现各种规制和礼节。故《周礼》有所谓“王子之席五重,诸侯三重,大夫再重”的记载。

那时,古人不论是生活起居,还是接待宾客,都在室内布席。不过,“席不正不坐”,于是就有所谓“君赐食,必正席先尝之”^③等各种各样的规矩和习惯,如在《礼记》中有“席,南向北向,以西为上,东向西向,以南为上”等规定。在古籍中,我们常能看到不少“连席”或“割席”的生动故事,因身分或志趣的不同,坐席也有明显区别。由此可见,中国古代家具从一开始就蕴含着极其丰富而深邃的文化内涵。

当时使用的筵和席有很多种类,从选用材料到编制织造,大多十分讲究。《周礼·春官》中记载的“莞、藻、次、蒲、熊”,就是运用不同材质分别制成不同花纹和色彩的五个品种,它们都以各自的特色,满足各种不同的要求。《尚书·顾命》里所提到的“丰席”和“筭席”,均是经过特别选料,精致加工的优质竹席。

总之,席这种最古老的家具,不仅是中国古代“席地而坐”的生活用品,而且是古代习俗和

礼仪规制的直接体现,是我们民族物质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具有最悠久的历史 and 古老的传统。

二、史前彩绘木家具的重要发现

1978—1980年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等单位在山西襄汾陶寺龙山文化墓地发掘出土了中国迄今最早的木制家具^④,为中国史前家具展现了光辉灿烂的一页。这些家具中,最有代表性的有木几、木案和木俎。木几平面均为圆形,圆周起棱边,下置束腰喇叭状的独足;几面直径多在80厘米以上,通高30厘米左右。木案的“形状很像一个长方形的小桌”,平面通常为长方形或圆角长方形,在一长边与两短边间构成┌┐形板足(图3),有的在另一长边中还加置一圆柱形足;案长90—120厘米、宽25—40厘米、高10—18厘米不等。木俎大多为四足,用榫与俎面的榫眼相接,长方形俎面较厚,长50—75厘米,宽30—40厘米,俎高12—25厘米。

这些木制家具,大多在器身表面施加彩绘,有的单色红彩,有的以红彩为地,再绘彩色花纹。由于埋藏在地下四千多年,木胎已经完全腐朽,经考古工作者采用科学方法起取出土、复原后^⑤,真实地再现了古代早期家具的肇始形态,为研究中国古代史前家具实物填补了空白。

三、典雅凝重的青铜家具

商周是中国古代青铜器高度发达的时期,古代家具通过青铜器的形式,为我们留下了这一历史阶段中最珍贵的实物资料。被鉴定为殷商器的青铜饕餮蝉纹俎(图4),就是一件较早的传世青铜家具。该俎造型别致,纹饰精美,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西周时期的四直足十字俎(图5)和商代壶门附铃俎(彩图1),也都是极其珍贵的青铜家具实物。

1976年在殷墟王室妇好墓出土的青铜三



图1 汉代铜镜上的坐席纹样
上:东王公像 下:西王母像



图3 漆木案(山西襄汾陶寺墓地出土)



图2 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印纹陶上的席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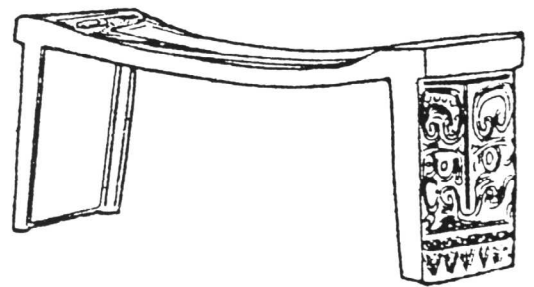


图4 商代晚期壁形饕餮蝉纹青铜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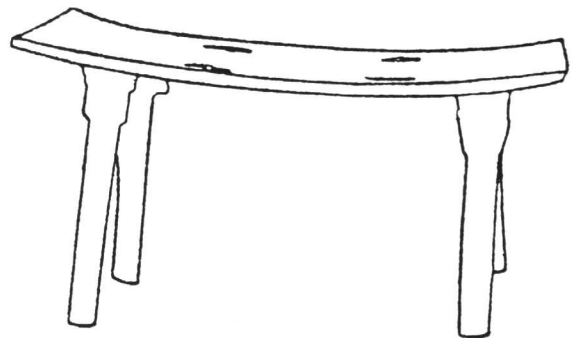


图5 西周早期四直足十字青铜俎

联甗座^⑥(彩图 2),高 44.5 厘米,长 107 厘米,重 113 千克,六足,四角饰牛头纹,四外壁饰有相互间隔的大涡纹和夔纹。座架面上有三个高出的圈,可同时放置三只甗,故名三联甗座。这件甗座不仅是一件不可多得的大型青铜器,更是一件典型的早期青铜家具。这件青铜甗座的出土,进一步为我们展示了商周时期中国古代家具独特的形式和极高的艺术水平。

与此类似的是放置各种酒器的青铜禁,实物有天津历史博物馆收藏的西周初年的青铜夔纹禁(彩图 3)和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收藏的西周青铜禁。后者当年在陕西凤翔出土时,禁面上仍摆放着卣、觚、爵等十三件酒器。这两件青铜禁,都是不可多得的商周青铜家具。据古籍记载,禁,可分为无足禁和有足禁。以上两件均是无足禁。1979 年,河南淅川县楚令尹子庚墓出土了一件春秋时期的有足铜禁^⑦(彩图 4)。铜禁长 107 厘米,宽 47 厘米,长方体,禁面中心光素无纹,边沿及侧面都饰透雕蟠螭纹,下面有十只圆雕的虎形足,禁身四周铸有向上攀附的十二条蟠龙。卓越的铸造工艺,使青铜家具的造型艺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1971 年,在河北平山县战国中山国王墓中出土的错金银龙凤铜方案^⑧(图 6),更是一件罕见的古代家具瑰宝。此案“设计造型之奇巧,制作技术之高超,装饰工艺之精湛”,出土以来,一直受到文物界、工艺美术界的高度重视,被视为古代物质文明的重要象征之一。

人们日常生活需要的家具,总与同时代居室生活中的各类器物保持相应的一致。青铜家具也和其他青铜器一样,不仅是青铜时代灿烂文化的标志,而且代表着中国古代家具的重要历史阶段。每当人们从后世的古典家具中看到与青铜器物造型的渊源关系时,就会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在物质文明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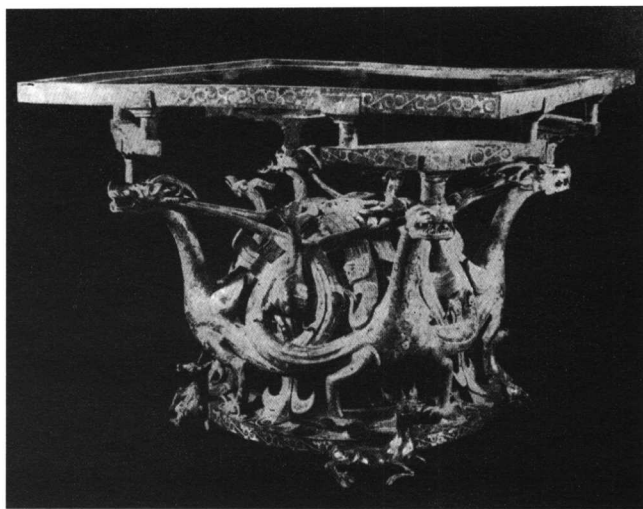


图 6 战国铜方案(河北平山中山国墓出土)



图 7 春秋漆俎(湖北当阳赵巷楚墓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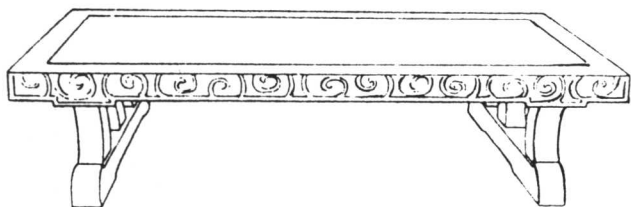


图 8 战国漆案——房俎(河南信阳一号楚墓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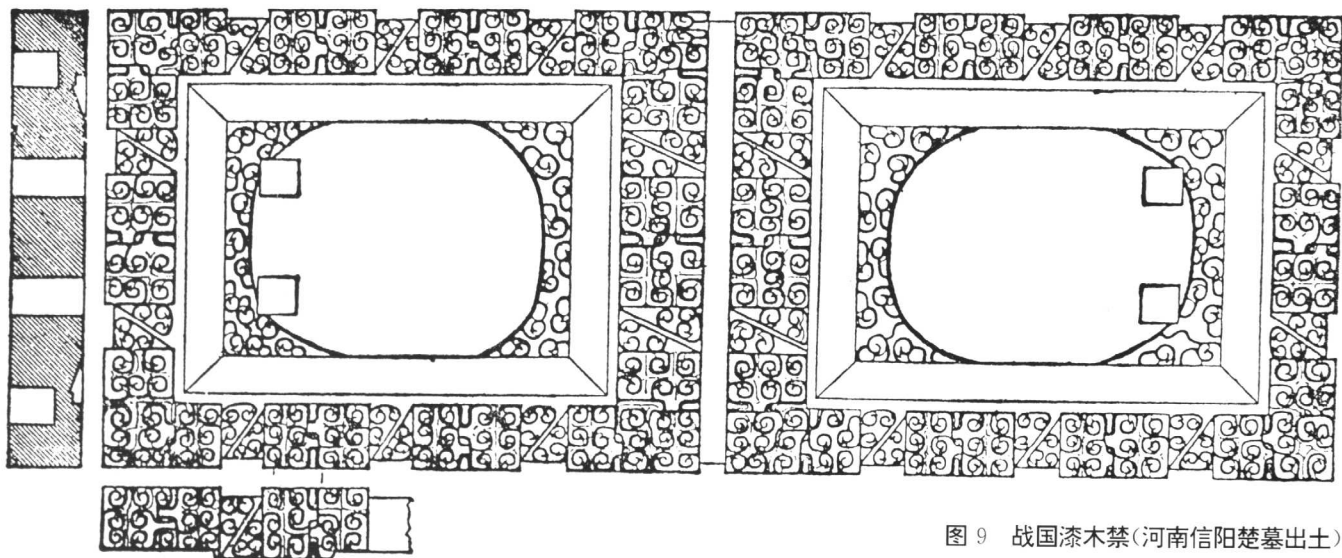


图9 战国漆木禁(河南信阳楚墓出土)

上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和地位。

四、五彩缤纷的先秦漆木家具

中国古代家具的发展过程,一直是以漆木家具为主流,从史前的彩绘木家具,到春秋战国时期的漆木家具,反映着中国古代前期家具的主要历程。

先秦时代是中国历史上百家争鸣、昌盛文明的时期,社会的繁荣对物质文化的发展起着巨大的推进作用,加上铁制工具的普遍采用和高度发达的髹漆工艺,为漆木家具的发展提供了优越的条件。特别在楚国,漆木家具广泛应用,迅速使家具品类增多,质量提高。漆俎(彩图5)在战国楚墓中有时一次出土就多达几十件^⑤,说明该品种自商周以来已达到成熟的阶段。1988年6月,湖北当阳赵巷四号墓出土的一件漆俎^⑥(图7),除俎面髹红漆外,其他均以黑漆作地,用红漆描绘十二组二十二只瑞兽和八只珍禽。禽兽在外形轮廓线内采用珠点纹装饰。该俎造型生动别致,画面图象形神兼备。瑞兽似鹿,俎纹取“瑞鹿”为题材,应是楚人崇鹿时尚的体现。《礼记·燕义》还有“俎豆牲体荐羞,皆有等差,所以明贵贱也”的记载,说明这件精

美而富有意味的漆绘家具,更是当时社会宴礼待宾、祭祀尊祖、讲究器用的真实反映。

俎,有虞氏时称“椀”,夏后氏时称“巖”,商代称“棋”,周代称“房俎”。河南信阳一号楚墓出土一件黑漆朱色卷云纹俎^⑦(图8),其两端各有三足,足下置横跗,长99厘米,宽47.2厘米,高23厘米,规格比一般漆俎大得多。这件大型的漆俎,考古界有人认为就是房俎,可能是当时俎的一种新形式,已与漆案渐渐接近。这也许就是以后俎很快被几、案替代的一个重要原因。

先秦时代的漆禁与商代和西周的青铜禁已经有较大的差异,如信阳出土的漆禁^⑧(图9),其禁面浮雕凹下两个方框,框内有两个稍凸出的圆圈圈口。出土时,在禁的附近发现有高足彩绘方盒,其假圈足与此圆圈可以重合。这说明,禁的使用功能不断扩大,造型也出现了新的变化。

无论在实用性还是装饰性上,先秦时期最富有时代性和代表性的家具是漆案和漆凭几。《考工记·玉人》载:“案十有二寸,枣栗十有二例。”可见春秋战国时,案的品种分门别类,已日趋多样化,并且多与“玉饰”^⑨有关,是一种比较

新式的贵重家具,因此大多造型新颖,纹饰精美。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的战国漆案(图 10,彩图 6)和河南信阳楚墓出土的金银彩绘漆案,皆是这类漆木家具中最优秀的典范。

春秋战国的漆几,有造型较为单纯的 H 形几。这种几仅采用三块木板合成,两侧立板构成几足,中设平板横置,或榫合,或槽接,既有强烈的形式感,又有良好的功能效果(图 11,彩图 7)。较多见的是几面设在上部,两端装置几足的各种漆几。根据几面的宽、狭,又可分为单足分叉式和立柱横跗式两种类型(图 12、13)。立柱横跗式的也有多种不同的形制。在长沙刘城桥一号楚墓出土的漆几(图 14),几的两端分立四根柱为几足,承托几面,直柱下插入方形横木中,同时另设两根斜档,从横跗面斜向插入几面腹下,使几足更加牢固,形体更加稳健。这些先秦时期漆凭几的造型和结构,都足以使我们看到先秦漆木家具在不断创新发展中取得的巨大进步。

春秋战国的漆木家具还有雕刻、彩绘精美的大木床(图 15),工艺构造精巧、合理的框架拼合折叠床,双面雕绘、玲珑剔透、五彩斑斓的装饰性座屏(彩图 8),以及各种不同实用功能的彩绘漆木箱等等(彩图 9)。它们无一不是春秋战国时期漆木家具的优秀实例,是中国席坐时代居室文明的重要标志。

五、适应“席坐”和“坐榻”生活的汉代家具

中国古代社会进入汉代以后,出现了一个长盛久安的新局面,尤其在汉武帝时,无比强大的国力和思想领域的一统化,迅速加快了战国以来社会民风习俗的大融汇。从此,中国成为一个地大物博,人口众多,以汉民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国家。汉代的物质文化在历史的基础上又发展到了一个更高的水平。

汉代统治阶层居住在“坛宇显敞,高门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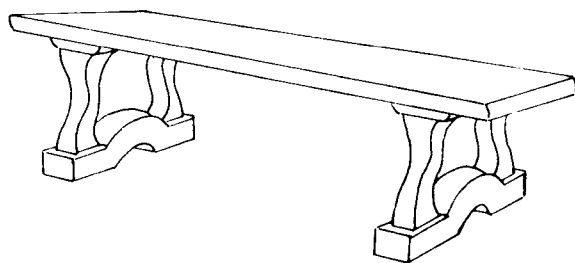


图 10 战国漆木案(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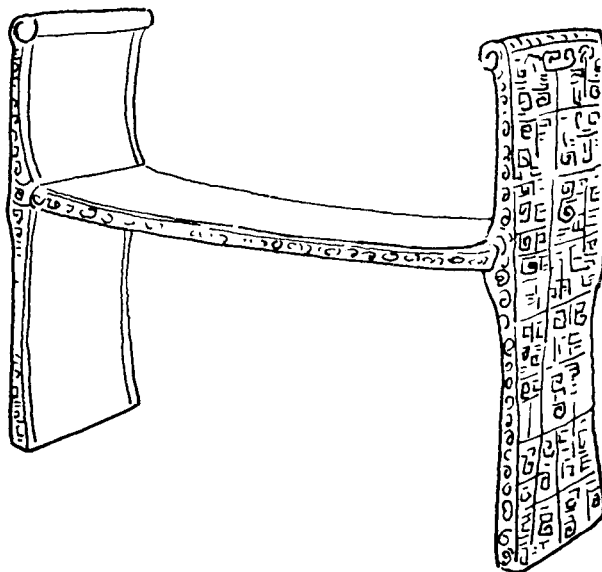


图 11 战国漆几(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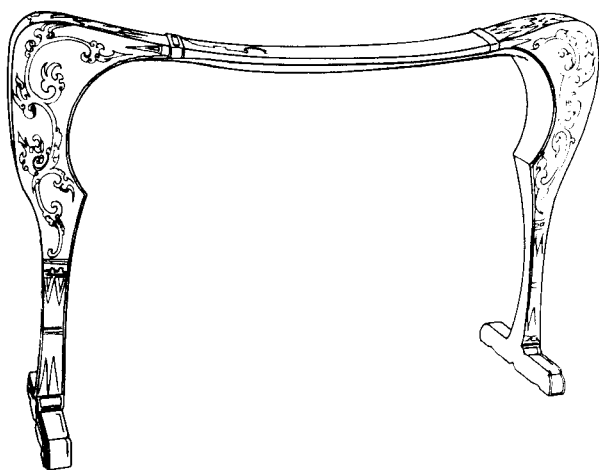


图 12 楚漆凭几(北京历史博物馆藏)



图 13 战国雕花漆木几(河南信阳长台关楚墓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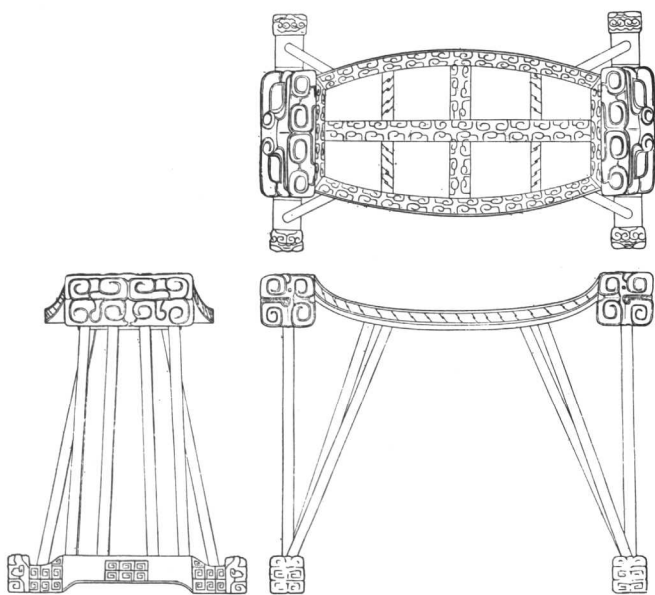


图 14 战国漆几(湖南长沙刘城桥一号楚墓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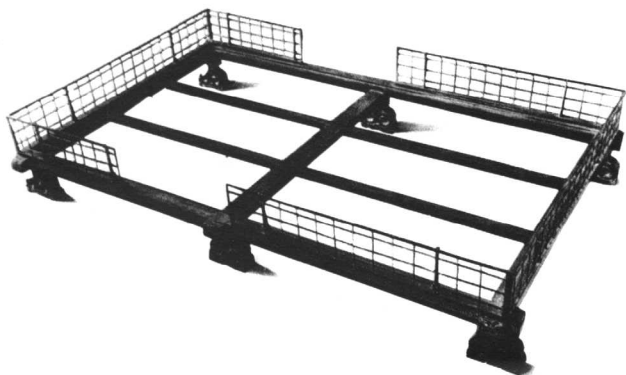


图 15 战国木床(河南信阳楚墓出土)

驷”的宅第中,过着歌舞娱乐、百戏宴饮的享受生活(图 16、17),与生活内容相适应的汉代家具也更加讲究起来。刘歆在《西京杂记》中,就有“武帝为七宝床、杂宝案、侧宝屏风,列宝帐设于桂宫,时人谓之四宝宫”的描绘。

在江苏邗江县胡场汉墓中发现一幅木版彩画^④,画幅上部绘有四人,墓主人端坐一榻之上,衣施金粉,体态高大,其余三人都面向左呈拱手作揖或跪立状。画幅下部绘一帷幕,其下有一人坐在榻上,前置几案,案上有杯盘,几下放香熏,侍女跪立榻后;伶人彩衣轻飘,一倒立,一反弓,姿态优美生动;成双成对的宾客皆席坐在地,聚精会神地观赏表演。右边是击钟敲磬、吹笙弹瑟的乐队在进行伴奏。像这幅反映墓主人生前欢乐生活的绘画作品,无疑也是汉代现实生活的形象记录,再现了当时居室生活与家具的真实情况。汉代时期,在“席地而坐”的同时,开始形成一种坐榻的新习惯,与“席坐”和“坐榻”相适应的汉代家具,在中国古代家具史上写下了新的篇章。

由商周时期的筐床^⑤演变而成的榻,到汉代已是日益普及化的一种家具,故“榻”这个名称迟至汉代才出现。1958年,河南郸城出土一件西汉石榻^⑥(图 18),青色石灰岩质,长 87.5 厘米,宽 72 厘米,高 19 厘米。榻足截面和正面都为矩尺形,榻面抛出腿足,造型新颖,形体简练。在榻面上刻有“汉故博士常山太傅天君坐榻(榻)”隶书一行,共十二个字。这不仅是一件罕见的西汉坐榻实物,而且更有迄今所见最早的一个“榻”字。汉榻一般较小,有仅容一人使用,且可“去则悬之”,实用而方便的独榻^⑦(图 19)。简单的小榻还称“枰”。根据使用要求和场合的不同,东汉以后,更多的是供两人对坐的合榻^⑧(图 20),还有三人、五人合坐的连榻^⑨(图 21)。从大量的汉代画像中可以看出,这些大型的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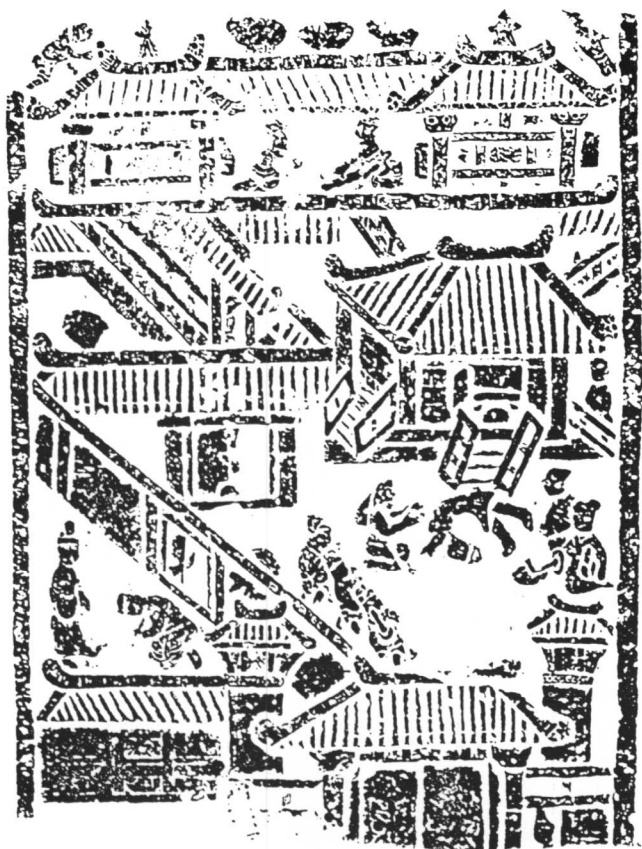


图 16 汉代画像石上的庭院建筑和伎人表演(山东曲阜旧县村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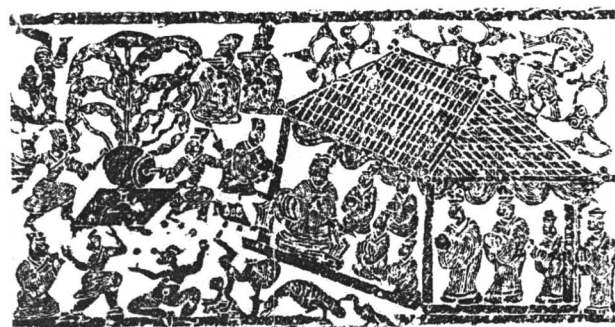


图 17 汉代画像石上的歌舞、百戏、宴饮生活图(二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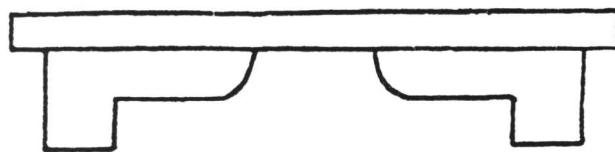


图 18 汉代石榻(河南郸城出土)

榻不会小于卧床。

席坐文化时期,居室内常常采用帷幕、围帐御风寒,作遮挡。到汉代,随着床榻的广泛运用,这一功能越来越多地被各种形式的屏风所替代(图 22)。屏风既能做到布置灵活,设施方便,又能改变室内装饰效果,美化环境,因此,汉代的屏风成了汉代家具中最有特色的品种。统治者们都竭力追求屏风的豪华,如《太平广记·奢侈》所记,西汉成帝时,皇后赵飞燕挥霍无度,所用之物极其铺张。有一次,她从臣下处得贡品三十五种,其中就有价值连城的“云母屏风”、“琉璃屏风”等。这些讲究材质和工艺的高级屏风,已成为当时一种珍贵的艺术品,在《盐铁论》中

就有所谓“一屏风就万人之功”的描述。汉代屏风的最早实物有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彩绘木屏(图 23)。该屏风长 72 厘米,宽 58 厘米,屏风正面为黑漆地,红、绿、灰三色油彩绘云纹和龙纹,边缘用朱色绘菱形图案。背面红漆地,以浅绿色油彩在中心部位绘一谷纹璧,周围绘几何方连纹,边缘黑漆地,朱色绘菱形图案。屏风系座屏式,虽是一件殉葬品,但真实地展现了西汉初期屏风的基本风貌。

汉代屏风(图 24)多设在床榻的周围或附近,也有置于床榻之上的,形式除座屏以外,更多的是折叠屏风,有两扇、三扇或四扇折的,金属连接件十分精致。各种屏风与后世的式样并



图 19 汉墓壁画中的独榻(河北望都出土)



图 20 汉代画像石上的合榻(江苏徐州铜山白集汉墓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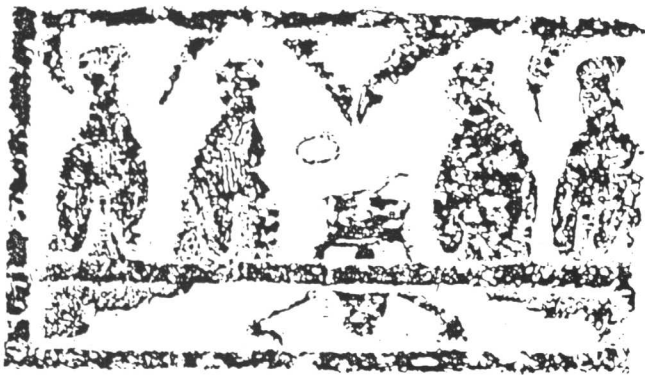


图 21 汉代画像石上的各种连榻

无多大差异。可以说,在中国古代家具史上,屏风是流传最久远,最富有民族传统特色的品种之一。

与汉榻配置密切的家具除屏风以外还有几和案。汉几多见置于榻上或榻前,以曲栅式的漆几最普遍(图 25)。各种凭几大多制作精良,富有线条感(图 26)。《释名·释床帐》云:“几,度也,所以度物也。”“度”即“藏”,故知汉几的功能不断得到扩大,有时还可以用它来放置东西(图 27),犹如案一样摆放酒食等,甚至供人垂足而坐(图 28)。另外,在朝鲜古乐浪和河北满城一号西汉墓中出土的漆凭几,几足可作折叠,可高可低,根据需要可加以调节^②,其设计之巧妙,构造之科学,对中国古代家具的发展有着特殊的意义。

汉代家具中常见的案(彩图 10),在规格、形制和装饰方法上都出现了很大的变化。除漆案以外,还有陶制和铜制的,品种有食案、书案、奏案等各种类别,从各方面满足了社会的需要(图 29—31)。至于汉代是否有桌,至今在认识上仍存在着分歧,但从一些画像砖和壁画等图象中,已经看到一些功能和形式都近似桌的家具(图 32)。

综上所述,居室生活处在“席坐”向“坐榻”过渡时期的汉代,家具的品类和形式不断增多,功能也更加得到改善和提高。这一时期的家具,虽然依旧形体低矮,结构简单,部件构造也较单一,在整体上仍保持着古代前期家具的主要风格 and 特点,但家具立面的形式变化较丰富,榫卯制造渐趋合理,这些,都为增进家具形体高度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汉代家具在继承先秦漆饰优秀传统的同时,彩绘和铜饰工艺等手法日新月异,家具色彩富丽,花纹图案富有流动感,气势恢宏,这些装饰,使得汉代家具的时代精神格外鲜明强烈(图 3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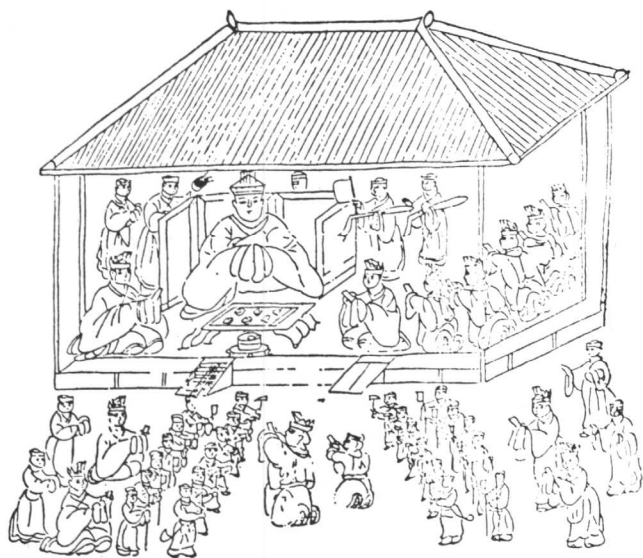


图 22 汉代居室生活中采用的帷幕(上)和折叠屏风(下)
上:四川成都羊子山出土汉画像石
下:山东诸城出土东汉画像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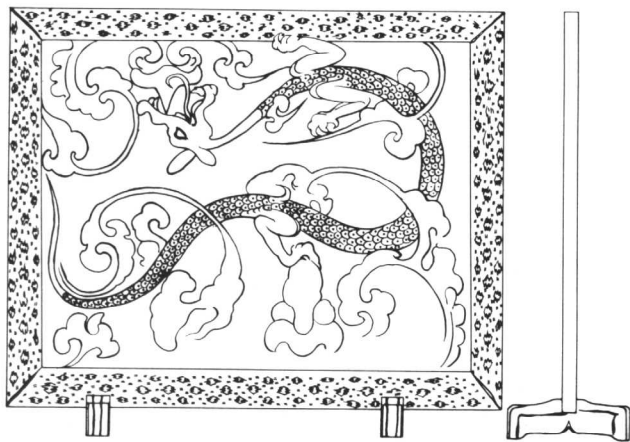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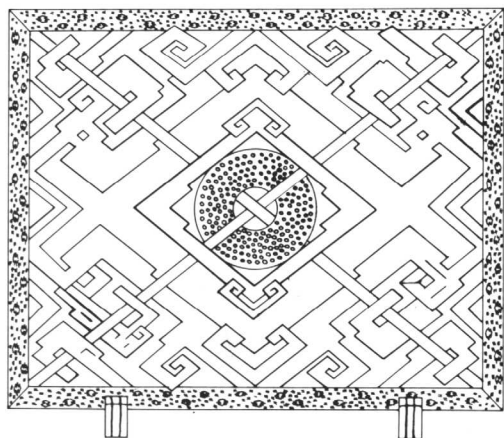


图 23 西汉彩绘木屏(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

魏晋南北朝到宋元

时期的家具

一、变革鼎新的魏晋南北朝家具

魏晋南北朝长期的社会动乱和国家的四分五裂,导致了中国古代社会体制的改革和变化。首先,汉族的传统文明与外来异族文明在相互交流中得到进一步的融汇和升华,产生了一次新的突破。同时,思想领域内儒、道、佛的互相影响和吸收,出现了许多新的文化基因。再加上新

兴士族阶层在各个方面所起的催化作用,使传统意识中的跪坐礼节观念很快淡化,社会的生活方式和民风习俗得到了自由发展的契机。中国古代社会进入了一个较开放的历史阶段。

这时,人们生活必需的家具,既有继承传统的品种和式样(图 34、35),又有来自天竺佛国的形式,还有西域胡人传入的家具,从而使魏晋南北朝的家具形成了一种多元的局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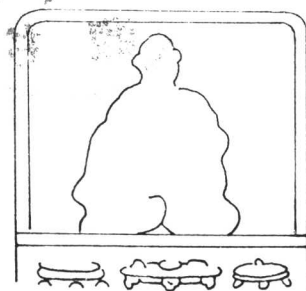
在敦煌石窟 285 窟西魏时期的壁画中,有一幅山林仙人画像。仙人身披袈裟,神情怡然安详,姿态端正地盘坐在一把两旁有扶手、后有靠

背的椅子上(彩图 11)。这是中国古代家具史上迄今最早的椅子形象资料。它与秦汉时期的坐具明显不同,腿后上部设有搭脑,扶手的构造与后世椅子极其相像。除此之外,魏晋南北朝的新颖坐具有四足方凳,箱体形的凳子,细腰形圆凳和坐墩等(图 36—38)。自受汉灵帝“好胡服、胡帐、胡床……京都贵戚皆竞为之”^②的影响,胡床(图 39)、绳床等家具也广为流行。以上这些家具,几乎皆是前所未有的新品种和新形式。

依据魏晋南北朝出现椅子和胡床的现象,我们不能不看到,中国古代家具在吸收外来营养中,得到了一次新的发展和提高。此后,中国家具的古老传统渐渐出现许多新质,形成许多新的面貌。在世界坐具发展史上,中国古代的凳子、椅子比埃及和希腊等国家晚二千多年,中国古代坐具的发展无疑会受到世界各国家具的影响,但任何民族历史的发展,主要取决于民族自身的内部因素。从先秦到两汉,随着居室生活的演进,中国古代的家具不断选择自己需要的形式。如最具有传统特色的屏风与坐榻,到魏晋南北朝间,其坐身上部的围屏已完全失去了秦汉时屏风与榻组合作用的意义;虽然坐身仍然形体低矮,但围屏高度的比例已显著下降(图 40)。这种仍称为“围榻”的坐具,与后世的一些椅子形式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这一传统古典式的坐具,在中国古代家具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

至于胡床之类家具,在中国古代家具史中,它始终只是保持着一种外来的式样,作为我们民族居室生活中的一种补充和点缀,它的出现并没有改变中国古代家具的悠久传统。中国古代的坐具,仍是一如既往地在适应本民族生活环境中不断推陈出新,并从形体到结构上建立起一个完整独特的体系。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家具制造在用材上日



上:河南洛阳涧西东汉墓出土的陶屏

中:江苏邳县彭城东汉墓画像石上的屏风

下:江苏昌利水库汉墓壁面上雕刻的屏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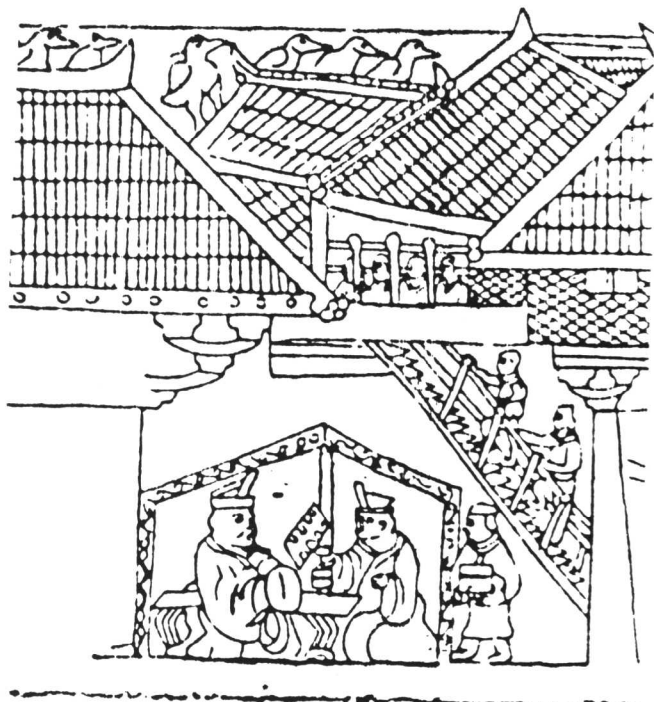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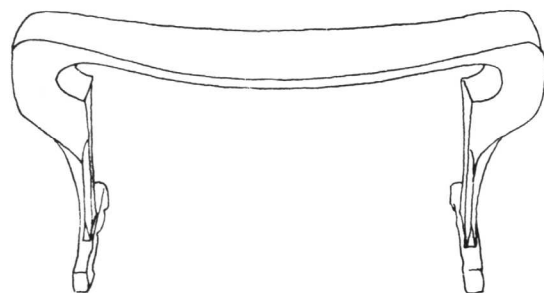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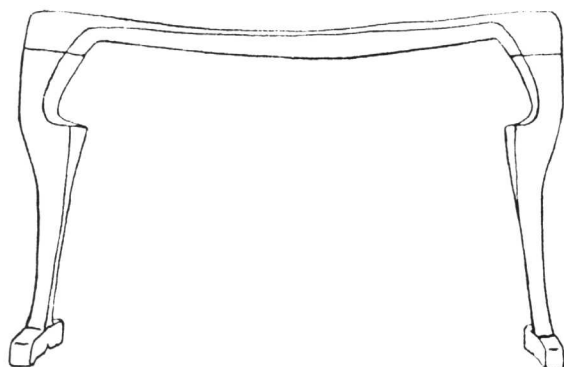


图 24 汉代的各种屏风



上:江苏徐州十里铺出土的画像(凭几置榻上)

下:陕西咸阳龚家湾线画凭几图

图 25 汉代凭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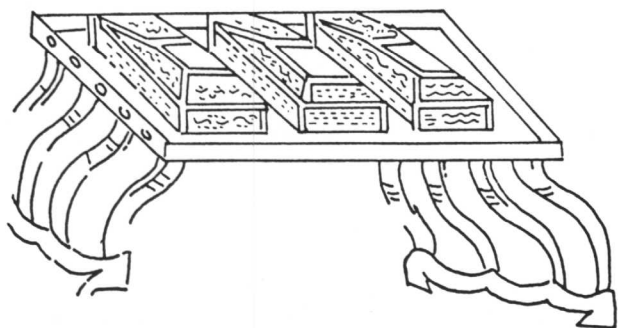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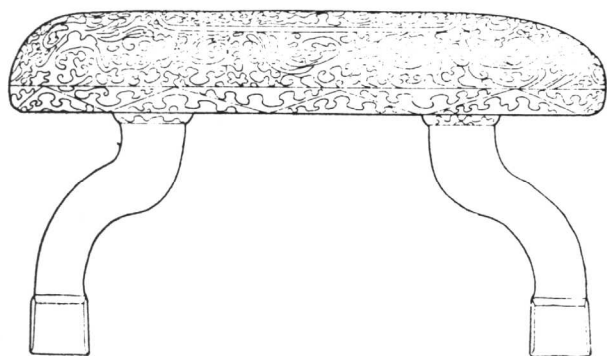


图 26 汉代的各式凭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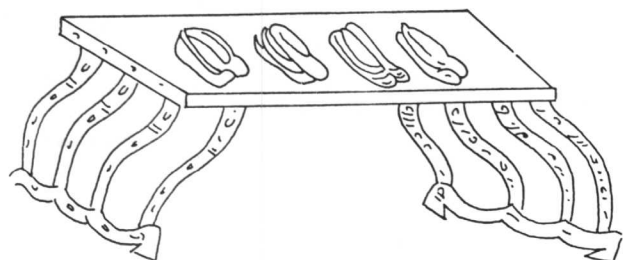


图 28 汉代画像石《晁政自屠》

图 27 汉代山东沂南画像石中的置物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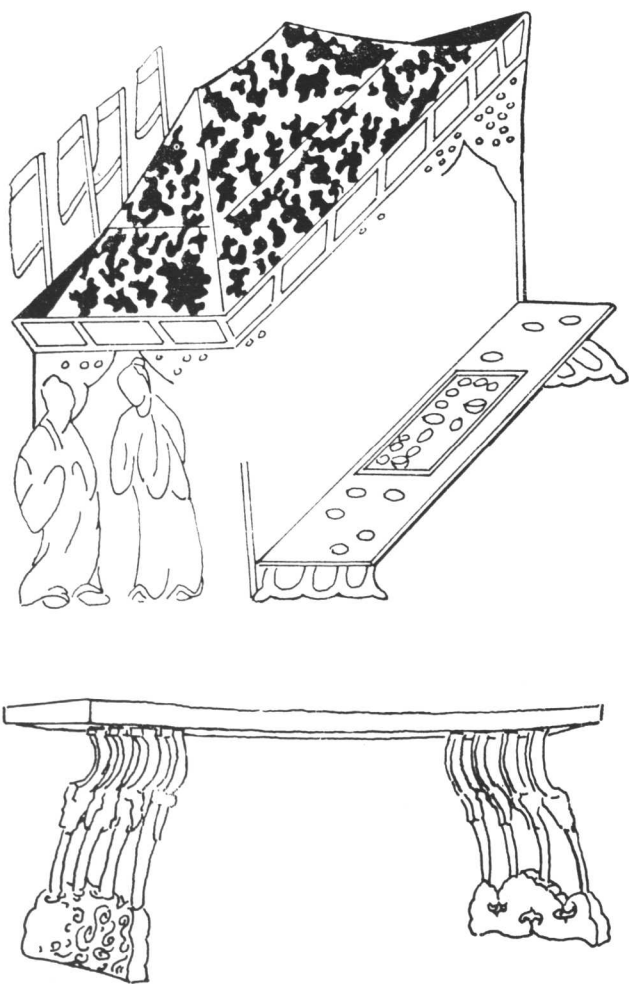


图 29 汉代曲栅式漆案
上：河南密县打虎亭东汉墓《宴饮图》中的大案
下：江苏连云港唐庄汉墓出土雕足漆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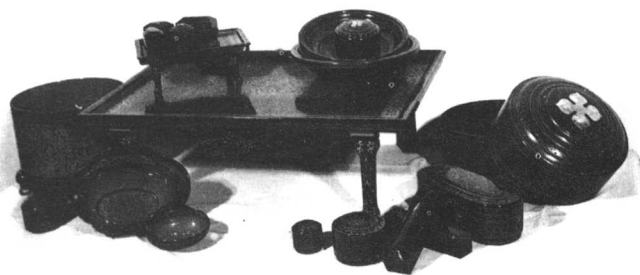


图 30 汉代漆案和漆器(江苏扬州汉墓出土)

趋多样化,除漆木家具以外(彩图 12),竹制家具和藤编家具(图 41)等也给人们带来了新的审美情趣。总之,在一个风起云涌的年代,民族的物质文化也日新月异,中国古代家具在承继传统和吸收外来营养的过程中,又焕发出了新的光彩,实现了新的历史价值。

二、文化内涵深邃的隋唐家具

隋朝前后三十七年,是一个十分短暂的时代,家具大多沿袭前代的形式(图 42)。1976 年 2 月,山东嘉祥县英山脚下发现一座隋开皇四年(584)的壁画墓^②,在墓室北壁绘有一幅《徐侍郎夫妇宴享行乐图》。图中设山水屏风的漆木榻上,有足为直栅形的几案,以及供女主人身后背靠的腰鼓形隐囊等,与南北朝的家具一脉相承。

繁荣强盛的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又一次高度发展的时期,在手工业极其发达和社会文化高涨的大氛围中,时代精神蒸蒸日上,诗、文、书、画、乐、舞等等,进入了空前发展的黄金时代。充满琴棋书画、歌舞升平的文化生活环境,也赋予唐代家具丰富的内涵。家具除了随着垂足而坐的生活方式开始出现各种椅子和高桌以外,在装饰工艺上兴起了追求高贵和华丽的风气(彩图 13、14)。

具有时代特征的唐代月牙凳和各种铺设锦垫的坐具,不仅漆饰艳丽,花纹精美,而且装饰金属环、流苏、排须等小挂件,格外显得五光十色,光彩夺目(图 43)。瑰丽多彩的大漆案以及各种具有强烈漆饰意味的家具,与当时富丽堂皇的室内环境取得了珠联璧合、和谐得体的艺术效果。这种家具的装饰化倾向,在各类高级屏风上更显得无与伦比,受到当时诗人们的歌咏和赞叹。“屏开金孔雀”,“金鹅屏风蜀山梦”,“织成步障银屏风,缀珠陷钿贴云母,五金七宝相玲珑”,以及“珠箔银屏迤迤开”等等生动的描绘,